

管窥机美文化形形色色 笑谈人生甘苦林林总总

权谋 尊严 正义

三息齋

权谋 尊严 正义

管窥机美文化形形色色

笑谈人生甘苦林林总总

权谋 尊严 正义

管窥机美文化形形色色

管窥机美文化形形色色

笑谈人生甘苦林林总总

权谋 尊严 正义

◎肖仁福 著

同心出版社

息圖

◎ 肖仁福 著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意图/肖仁福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ISBN 7-80716-203-1

I. 意...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1272 号

意图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刘霆昭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100734

电 话:(010)65298603、65298663

E-mail:txcbszbs@bjd.com.cn

印 刷: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6.25 印张

字 数:440 千字

定 价:29.8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说大论小(自序)

我曾说过,自己升斗小民一个,一辈子卑微低贱,没什么底气。我也知道世上叱咤风云的能人、强人、伟人永远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机关里也一样,一眼望去都是我这样没什么大出息的小角色。然而哪个小人物甘愿永远做小?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一步步做大的,所谓将相本无种。然而命定是小人物,却偏偏想大化自己,这世上也就会多出许多悲悲喜喜、浮浮沉沉的故事。

说到小,是没法离开大的。大是小的对立面。国民的骨子里是崇尚这个大字的。大中华,大中国,大一统,大帝国,大汉族,这些词汇一出口,人们就觉得豪气,倍感精神。具体到人,只要一与大字相联系,没有不是褒义的,什么大智大慧,大勇大谋,大彻大悟,大慈大悲,大人大量,大模大样,大手笔,大境界,大作为,不一而足。领导报告里用得最多的是这个大字,什么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思路大调整,改革大突破,工作大转变,经济大发展,财政大增收,事业大前进。什么困难再大,成本再大,压力再大,也要以大决心,大声势,大力度,大动作,进行大投入,大产出,达到一年一大步,三年大进步,从而创造出巨大辉煌。真是振聋发聩。这样的报告,领导爱做,群众爱听,因为报告都这样大气,大贵大富的日子离我们还远吗?我在机关里做了十多年的文字工作,领导觉得我还是有些写作水平的,我起草的报告容易获得通过。那些一给领导写报告就要挨训的同行问我有何诀窍,我要他们先拿好烟好酒来,烟酒一到手,我就告诉他们,一定要学会用大字造句,并且要善于造排比句。同行一试,果然不爽。

喊大口号,做大文章,真正的目的无非是想做大官,发大财,最后形成大气候,成为大人物。人做大了,事做大了,眨眨眼皮都会闹出大动



静来。街上如果站满警察，行人车辆都纷纷被赶到边上，警车呼啸而至，长长的车队招摇过市，那绝对不是来了小人物。敢包别人不敢包的工程，敢买别人不敢买的厂子，敢做别人不敢做的生意，敢炒别人不敢炒的股票，这种人的来头自然小不了。我总觉得汉字有时像是一些密码，隐藏着某些暗示，比如这个大字就很有意味，原来人双手往两边一横就是大，倒过来，是不是人一大就横？

大其实已经成为一种观念，渗透到国人的骨髓里去了。媒体披露胡长清的案子，说他临行前还很得意地向押解他的干警说，他要青史留名了，因为他曾是常务副省长，是有史以来枪毙的最大的官。干警提醒他，五十年代还枪毙过时任天津最高长官的刘青山、张子善。胡长清简直不屑一顾，说那时天津属于地师级，刘张哪有他胡长清官大？河北第一秘李真已经做到省国税局长，官也算大了，可他一心想做封疆大吏，甚至入阁做副总理。更有意思的是他待在里面那些日子，审他的人级别如果在厅级以下，他就非常沮丧，哪天若换成副部级，他就感觉良好，洋洋得意，回到号子里便向号友们炫耀，他被副部级审了，言下之意你们有这样的待遇么？

崇拜大，自然就会蔑视小。戏曲里的丑角叫小丑，人格卑鄙者为小人。钱给得少是小恩小惠，给得多才是大恩大德。播弄是非属于小动作，窃国窃民才是大作为。搞小算计叫小九九，热衷蝇头小利叫打小算盘，吝啬叫小气，计较小事叫小心眼，气量小叫小肚鸡肠，思想保守也不是好东西，属于小农思想。有人对你竖起大拇指，你兴高采烈；若朝你伸出一根小指头，你肯定会跟人家急。至于有人要给你穿小鞋，或是你的小辫子被谁抓住了，小把柄握在别人手里，那你可得多加小心。

故此，国人最不愿意做小民，小民即草民，草民即贱民。小民做梦都想着怎样逃脱草民贱民的命运，不惜头悬梁、锥刺股，也要出人头地。做小商小贩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工商税务城管环卫公安对你动粗是执法，街道里的爷爷奶奶戴个袖章往你面前一站，也足以让你两腿发软。做上小干部，甚至当上小官，应该令人羡慕了吧，可没这么简单。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小干部头上有股长，股长头上有科长，科长头上有处长，处长头上有局长，局长头上有市长，上面压着一级又一级比你大的官，你容易吗？

机关里有些现象挺有意思。领导从你身边走过，他的脸色再阴沉，嘴角撇得再有力、有个性，你也会不自觉地脚底生风，几步弹过去，双手捞住领导的手使劲儿握起来，并递上好烟和笑脸。若是碰上老百姓或普通干部，则反了过来，那是人家过来双手握你，给你递烟递笑脸，而

你竟连抬抬眼皮的兴趣都提不起来，跟人家握手时，最多只肯伸出四个指头，大拇指得自己留着。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姿态来？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领导比你大，而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比你小。

当然也并非凡是小的就让人鄙夷，有时小的也是可爱的，令人心驰神往。比如小别墅，小汽车，小手机，小钱柜，小老婆，便是有些人孜孜以求的。不过这里的小跟崇拜没有关系，无非能满足你的占有欲而已。只是过度迷恋这几样小，让纪委和检察院知道了，他们也许就要登门拜访，让你的头大起来。

人们崇拜大，蔑视小，不曾想小的往往又是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恐龙够大的了吧，可现在谁还见得着它的影子？老鼠够小的吧，据说却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至今生生不息，以后还有可能取代自以为大的人类，统治这个地球。先哲曾留下话，那苍天大树，完全有理由瞧不起小草，可狂风大作时，大树拦腰而折，小草却安然无恙。科幻作家认为，那些总想着亲地球几口的，不是金星木星土星这些大星球，而是一些慧星和小行星。SARS病毒是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细菌，可它的光临却弄得目空一切的人类惊惶失措。美国可以将伊拉克整个国家完全占领，却对毫不起眼的“肉弹”无可奈何。再回头看看历朝历代的皇权，强大得神圣不可侵犯，可一次又一次推翻它们的是谁？是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小民。孟老夫子也就忍不住提醒最高统治者，说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不知他是不是搞的黑色幽默。人家皇帝老儿为万民朝拜之君，小民的生杀予夺都是他一句话的事，你孟老夫子多什么嘴？朱元璋就出言要宰了这个老家伙，并将《孟子》删去过半。不过尽管如此，朱皇帝终于没能让他的后代朱由检将小民出身的李自成挡在北京城外，最后用一根小白绫往脖子上一套，结束了一个大王朝。国人已经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却终究没法以大小强弱论成败。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没错，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说人民是小民的别称，大概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吧。

崇拜大是因为大就抢眼养眼，让人提神来劲。连电视广告都诱导女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女人该大的地方一大，就吸引眼球，有回头率。建大广场，筑大马路，修高楼大厦，目的也差不多，无非是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政绩。有了大政绩，就有大官让你去做，只是与小民关系不大。小民过的是小日子，有几个小钱吃饭穿衣就足够了。可就是没人愿意从建大广场，筑大马路，修高楼大厦的大钱里拿点小钱出来，给小民做生活费，交养老保险，皆因小钱用在小民身上不显眼，出不了大政



绩。大广场大马路上的小民脸呈菜色，高楼大厦没人住得起，你那大成本从谁身上回收？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可能出在猪身上，政府金库和富人户头上的大钱都只可能从小民身上一点点赚取，这是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心中惟大，自然目中小。修得起阔气的大广场大马路，却嵌不牢大广场大马路边上的小瓷砖，一脚踩上去，泥水四溅，弄你个满身污秽。砌得起数十层的大宾馆，却造不出一只可用的小马桶，大宾馆里面的抽水马桶十有八九抽不出水。北京上海号称国际大都市，建设规模之大确也世界少有，可偏偏埋不好下水道里的小水管，暴雨一来，顿成汪洋大海。都说做领导有一条大经验，就是要善于谋大计干大事，叫做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抓大放小。于是管得住治得好百万千万之众，却管不住身边的小秘书，小秘书往往又有大能耐，酿出来的总是惊天大案。想着法子做大GDP和财政收入的大数字，却对部门小金库视而不见，见而不问，问而不责，岂料小金库里放的都是大资金，大范围大数额的腐败窝案、审案由此而生。年年出台廉政建设大举措，却怎么也堵不住一张小嘴巴，全国每年都要吃掉两三千个亿的大公款。处处建设大水利，大钢铁，大油田，却封不了遍地开花的小煤窑，大矿难才总是层出不穷。

心中惟大的直接表现是自我膨胀，盲目大化自己。殊不知再膨胀、再大化，也膨胀不到哪里去，大化不到哪里去。茫茫宇宙，偌大的太阳原是微尘一粒，地球连微尘都算不上，地球上的人类就什么都不是了。膨胀和大化唯一的效果只能闹些笑话，留些笑柄。大鸣大放背后是大骗局大荒唐大闹剧，紧随大跃进的是大倒退大饥荒大死亡，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是大动乱大危机大灾难。天天高喊实现全人类的大解放，我看还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让小百姓得点小恩小惠。

巧的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小说创作，也带着一个小字。有些大学请我去搞文学讲座，要我谈创作体会，我说过三句话：诗歌要歌，散文要散，小说要小。小说不是大说，不是大言炎炎。这不是指的人物和题材，小说当然可以写大人物大题材，但一定要从小处着笔，因为大人物也是人，大题材需小细节来支撑。作者的心态也要小，不要动不动就摆大作家的架子，总想着做读者的灵魂工程师，好为人师，时刻不忘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很多。搞笑的是，觉得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所谓小说就是大作品的，偏偏被读者小看，弃之如敝屣。何况文学不是大众消费品，一本小说能发行到三四万册已属畅销书。这与中国十三亿人口相比较，是个什么概念，谁都明白。业内人士知道，如今绝大多数作家的书出版社压根不敢出版，就是硬着头皮印个三五千册，也无人问津，惨遭

退货。我的意思是文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读文学作品是饿不死人的，相反若全国人民都去读同一部小说，背同一首诗词，这个民族一定有病。因此想通过文学造大声势、弄大动静、出大影响，永远只能哄住自己。有些作家写了一两部作品，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可以俯视众生，是很可笑的。

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水肿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做一个无名鼠辈。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强大。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子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皮却还要挑着爱国粮往粮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爱国粮的人爱不爱国。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种好，大家能有口饱饭吃。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做全县一流的语文老师。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书。后来进机关做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管我还是从秘书做到副主任和主任。机关里有句话，叫做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写小说。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朋友说我已出版十来部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部，也该有点志向了，以后弄个茅盾奖什么的干干。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弄个诺贝尔奖干干呢。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维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入手，写好每一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小人物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处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做自传来写了，尽管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杨登科灵魂深处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虐。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强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回避的。在强势面前，草根族总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往往自不量力，要抗拒，要挣扎，知其不可而为之，鸡蛋往石头上碰，人生的无奈也就由此而生。有读者觉得，我的作品读起来过瘾，读后却感到沉重，可再碰见我的小说时，忍不住还要拿去过瘾。我也知道不是我的小说写得如何好，只不过我小说里面的东西触着了读者心里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部位。我们为什么敏感而又脆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弱小，而又必须承受太大的压力，太多的不幸和悲哀。

身为小小鼠辈，没有飞黄腾达的大理想大智慧大追求，却有以写作小说为业的小命，大概也不是什么坏事。好在我觉得还有不少东西可写，我将尽己所能，把每一部作品写好，不使读者太过失望。这是我一辈子都须为之倾心勉力的小追求。

目录

■ 第一章 风生水起 ▶ 001

说事务局打算将机关幼儿园报到改制办去。改制是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说穿了其实就是将单位卖给有钱的老板,实行私有化。

■ 第二章 领会意图 ▶ 017

许科长告诉我们幼儿园的名字到了改制办,是维护幼儿园的知情权嘛,何况我们又不会上访闹事,影响市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 第三章 突现转机 ▶ 045

这块表面发着金光却难掩低俗的铜牌茶几般大小,用隶书虚张声势地镶着省示范幼儿园几个字,很是醒目。

■ 第四章 揭牌真难 ▶ 075

卓小梅并不甘休,依然在过道上候着,眼睛死死盯住门缝。过了一阵,门开了,那伙人陆续走出来,脸上浮着满意的笑容,也许是要办的事已经办成。

■ 第五章 曲线救“园” ▶ 115

关于送什么,三个人的意见比较统一,觉得送钱比送物方便见效,也更符合行规。

■ 第六章 后院起火 ▶ 163

你们跑到卓园长这里来,也没什么错,可你们没理由逼她要钱,只能托她帮忙找找秦博文,让秦博文想办法退钱给你们。

■ 第七章 泄露天机 ▶ 218

你是说魏德正盯住了机关幼儿园的地皮? 不过他是市委副书记,机

关幼儿园归市委市政府所管,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征机关幼儿园的地皮,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犯得着在我这个小小园长身上做文章么?

■ 第八章 真相大白 ▶ 253

我的设想是,尽快走完任用你的组织程序,正式下文任命你为事务局副局长。当然你得配合市里的改制小组,搞好机关幼儿园的改制工作,圆满完成交接手续,然后到事务局去上班。

■ 第九章 奔走抗争 ▶ 286

卓小梅忽然惊醒过来,想起那次参加全省十佳颁奖活动的事,心头不禁动了动,横出一条腿,朝着对面床上的苏雪仪踢了几下,说:“雪仪,我有了一个主意,明天可以去试试。”

■ 第十章 绝地反击 ▶ 314

我知道卓局长为解除机关幼儿园的困境,黔驴技穷,再无他法,才打起了我的主意。谁怪我多嘴,在你前面说我在弟弟店里见过魏副书记呢?言多必失啊。

■ 第十一章 故技重施 ▶ 338

咱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郑玉蓉已经答应我,到这里来专门负责魏德正这个套间的服务,这样她就有了很多机会。

■ 第十二章 功亏一篑 ▶ 373

郑玉蓉完全傻了,搞不清是怎么露的馅儿。莫非魏德正是魔鬼,能洞悉你深藏在心底的想法?郑玉蓉只得匆匆整理一下自己,知趣地朝外走去。

■ 第十三章 并非结局 ▶ 403

她们表面上答应着卓小梅,背后却组织一伙人冲进市委,带了汽油,准备往衣服上浇,引火烧身。

风生水起

不用说,那部神气活现的三菱车,便是市委机关事务局局长费有志的专车了。

卓小梅用塑料袋提着一包中药,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抬眼就望见了停在幼儿园门口的那部三菱车。幼儿园的全称叫做维都市直属机关幼儿园,隶属于市委机关事务局,费有志偶尔会下来转转,身为园长的卓小梅对他的这部专车并不陌生。

三菱车的前门这时开了,只见费有志那微秃的小背头慢慢伸出来,又迟缓地扭动一下,旋即抬高了。随后那胖胖的身子便全都搬到了车外。可费有志没离开他的三菱车,挺着啤酒肚,一手搁在车顶上,另一只手捏了根烟,仰着头打量起前面的幼儿园来。这是星期天的下午,一横两竖三栋教学楼静寂无声。倒是夏天刚过,坪里的草木依然茂盛,被城市的喧嚣逼迫得无处躲藏的小鸟们找到了嬉戏之地,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啾啾啼唤着,给这块闹市中心的静土平添了几分生趣。

卓小梅的脚步有些迟疑,她不知道费有志星期天跑到幼儿园来,究竟有什么意图。领导没有意图,是不会轻易到下面来的。

卓小梅既渴望又害怕看到自己这位顶头上司。

维都市直属机关幼儿园成立于五十年代初,是作为市委机关福利机构组建的,所以一直归口市委机关事务局管辖。但幼儿园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百多号职工的工资都由财政负担,园里按规定收缴的学杂费除给职工发放奖金和福利外,还可适当搞些房屋维修,添置些教具和玩具什么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幼儿园又是相对独立的财政核算单位,跟机关事务局没有业务和太多的经济上的瓜葛。不过不管怎么说,市委机关事务局毕竟是幼儿园的婆家,婆家



人高兴了，有时也会给幼儿园点小恩小惠，比如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去玩具店里买半板车积压了好多年销不动的玩具送过来，或是教师节将至，给园里打个小红包，也算是事务局没忘了下属单位中还有个直属机关幼儿园。

这大概就是卓小梅还愿意见到费有志的唯一理由了。可她同时又更害怕见到这位顶头上司。世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事务局尽管是机关幼儿园的上级管理部门，照样不会白给你好处，有时甚至给的少拿的多。比如这费有志，每次到幼儿园来，总会从袋里抽出几张发票，要卓小梅给他报销。都是些奶粉、油料或瓷砖水泥之类的支出，倒也属于幼儿园的报账范围。当然不会是天文数字，每次也就两千三千的。也许在费有志那里，两千三千根本就不算回事，要别的财大气粗的部门报销还犯不着，所以才来找幼儿园，算是看得起你卓小梅，给了你密切联系领导的绝好机会。岂料幼儿园是个精打细算的小单位，两千三千已经不是小数，每次给费有志报一回账，卓小梅就要心疼十天半个月。有时园里经费短缺，实在没法弥补这两千三千的窟窿，不得不从幼儿伙食费中一点点往外抠，卓小梅良心上总是不太过得去，难免要内疚好一阵子，像做了多么见不得人的丑事。

不知费有志今天到幼儿园来，他的袋里是否又装着发票。卓小梅心里发怵，身子不由得就往后缩了缩。转而寻思，费有志又不像是来报销发票的。这是星期天，不太可能有人待在单位里，他要找你报销发票，哪天都可以，怎么会偏偏选择这天？不报销发票，那他又到幼儿园来干什么呢？卓小梅敲着脑袋，琢磨了一会儿，终是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费有志绝对不是来送好处的，因为现在既不是六一节，也不是教师节，他闲得再无聊，也没有这个时候来给你幼儿园送好处的必要。

卓小梅心里正嘀咕着，费有志的头忽然往后一别，眼睛向卓小梅这边盯了过来。卓小梅不好往后缩了，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朝费有志走去。

其实费有志此时并没看到卓小梅。走近了，卓小梅才发现他一副似有所思的样子，眼睛眯得像一道门缝，正盯着自己身后的天空。卓小梅不知费有志看到了什么，下意识地扭扭头，顺着他的目光朝身后看了看。这一带没有高大建筑，多是些低矮的普通民房，依稀能望见城外绵延的山影。

卓小梅很快掉转脑袋，费有志也收回了目光。她发现那目光飘忽而混浊，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味道。卓小梅只得主动打招呼道：“费局

长,今天是吹的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把您大领导吹到了这么个小地方?”费有志咧咧嘴巴,露出满嘴黑牙,说:“刚送走一位准备到市里来投资的客商,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当然主要是想念你呐,谁叫幼儿园的园长这么年轻漂亮,让人牵肠挂肚呢?”

卓小梅最看不得费有志那一嘴的黑牙。其实牙黑点也就罢了,主要是从那黑牙之间喷出来的气味怪怪的,挨近了听他说话,不小心还会被他熏倒。卓小梅对费有志的发迹史略知一二,他先在市委招待所做采购员,后来做上了副所长,接着升为所长,继而又被市委领导看中,提拔为市委机关事务局局长。长年累月负责安排市里领导吃喝玩乐和接待上面来的客人,经手的高档烟酒自然不知其数,不跟着抽点喝点,也对不起领导的栽培。这叫做不抽不喝,领导不乐,又喝又抽,群众无忧。这话是有些道理的,领导日理万机,身心疲惫,不抽好喝好,不利于工作,不乐也在所难免。领导要抽要喝,哪有自己亲自动手购置的道理?必须由手下群众采办,雁过才好拔毛,经手好烟好酒时,顺便给自己留下一些,自然也就抽喝无忧了。毫无疑问,费有志的啤酒肚和嘴里的黑牙就是数十年接待领导,与领导同乐同忧,这么慢慢修炼而成的。

为使自已不至于被熏倒,卓小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同时接住费有志刚才的话说:“费局长您这漂亮话,哄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容易见效,我都老太婆了,是那么容易哄的么?”费有志嘴巴张得更大了,说:“你前年报批园长的材料还是我签的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你三十二岁,现在也就三十四五的样子,在我老同志面前充什么老?不是讨好你,你真的不见老,看上去顶多也就三十挨边。”卓小梅说:“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费局长您就别打击我了。”费有志说:“你那是老黄历了,现在是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枝开丫。看你正是开丫的年华,可喜可贺。”

作为女人,如果在平时,听到这样的奉承话,自然是会高兴一阵子的,可今天卓小梅没弄明白费有志的来意,心里不踏实,也就顾不得高兴,转换了话题,试探道:“费局长既然到了门口,就到办公室去坐坐吧,我再把另外两位副园长叫来,听听您的指示。”费有志说:“看你说的,我又不是什么大领导,哪有那么多的指示?好啦,今天是星期天,你有自己的事,我也得走了。”说着拉开车门,矮了身子,准备往里钻。

费有志到幼儿园来,不报发票,也不送玩具和红包,莫非他是来看风景的?可卓小梅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幼儿园里除了几排树木和几处花草,除了三栋教学楼外加教学楼后面的职工宿舍,实在没有什么风景可供他观赏。



也许是费有志的身子已经低下去，再不用担心他嘴里的怪味了，卓小梅才趋前一步，将信将疑地说：“没什么指示，也进去看看嘛，您当领导的忙，好不容易才下一趟基层。”费有志说：“这是什么基层？就在市委的眼皮底下。”话没说完，脑袋已经缩进车里，再伸出手朝卓小梅挥挥，将三菱开走了。

卓小梅就愣在了那里。她跟费有志这样的市里领导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他们说话很有艺术，尤其善于正话反说，或话到嘴边吐半句，留下另外半句让你自个儿去琢磨，以检测你的智商。费有志是市委里面的忙人，却忽然跑到这里来，将幼儿园打量了半天，估计他不可能是吃多了撑得难受，特意到这里来散心的。

卓小梅的疑虑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费有志这次看似偶然的光顾，后来真的给幼儿园带来了难逃的劫难。

不过这已是后话了，卓小梅不是神仙，也不懂周易八卦阴阳五行，是没法预测后来的事情的。当时卓小梅只在幼儿园门口愣怔了一会儿，就转身进了传达室，朝教学楼后面的宿舍楼走去。那包中药还在手上提着，卓小梅得赶快回去给儿子兵兵熬药。

打开家门，出门时才修饰整洁的客厅已是一片狼藉，桌凳朝天，书报遍地，塑料枪炮和玩具动物扔得满屋子都是。兵兵则坐在地上，手里正撕扯着一部电动小汽车。开始兵兵没有理睬卓小梅，直到她进了屋，关上门，换好拖鞋，正要动步时，兵兵才扔了小汽车，朝卓小梅奶奶奶奶地喊叫起来。

卓小梅看看兵兵，泪水忍不住模糊了双眼。

不过卓小梅努力不让泪水溢出眼眶，小心在乱糟糟的地板上寻找着落脚的地方，去了厨房。把中药倒进砂罐里，接上水，先泡着，晚饭后再熬，药性容易出来。然后才顾上回来拣拾乱糟糟的屋子。

兵兵今年已经七岁，小时候既聪明又活泼，非常可爱，是卓小梅和丈夫秦博文的心头肉。卓小梅不止一次两次听搞小学教育出身的婆婆夸耀说，秦博文小时候跟兵兵一样聪明和机灵，一岁能背唐诗宋词，两岁能算加减法。卓小梅知道婆婆说的并不假，自己跟秦博文从小是一个班上的同学，秦博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又以高分考上上海的重点大学。也许是为了让孙子早日成才，兵兵刚断奶，婆婆就游说卓小梅，要把孩子接走，好教育出第二个秦博文这样的高材生。卓小梅是搞幼儿教育的，知道孩子还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成长，却不好拂了老人家的一片美意，何况婆婆还有秦博文这个成功的例子摆在那里，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把兵兵交给了她。

不想兵兵跟奶奶爷爷住了一年多，身体吃得白白胖胖，健壮如牛，知识却总不见长，兴趣全放在了玩具上，成天就拿着电动玩具拆拆装装的，唐诗宋词也好，加法减法也好，一概不肯再理睬。婆婆没法，最后只得把兵兵交还给了卓小梅。卓小梅见兵兵已到了入园的年龄，便选择了园里最好的老师，将兵兵送到了她的班上。兵兵很快上了路，不仅仅只对玩具感兴趣了，也喜欢上了唐诗宋词和加法减法，让卓小梅松了一口气。

也就是这个时候，秦博文所在的汽车制造厂一夜之间破了产，他这个高级工程师也难逃下岗的命运，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都说女人是生活的动物，男人是工作的动物，秦博文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正值盛年，却空有一肚子的学问和技术，连工作都丢了，成了无用之辈，还要靠老婆养活，心头的滋味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动不动就生闷气，说他下岗后，卓小梅便瞧不起他了，有时甚至摔碟子砸家具，没来由地大发雷霆。好在卓小梅还算理解秦博文，不怎么跟他计较，尽量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还处处尊重他，让着他，以维护他做男人的臭面子。

但一个大男人成天窝在家里生闲气，毕竟不是办法，卓小梅就动员他到哪里去找点事做做。并不是要赚什么大钱，家里过去有点积蓄，卓小梅月工资也千儿八百的，粗茶淡饭还不会有太大问题，主要是想让秦博文有打发日子的地方。其实秦博文也早有这样的想法，答应跟外界联系联系，看能否找到适合自己做的工作。

由秦博文，卓小梅又想起另一个男人来。

那天市教育局幼教科马科长打来电话，说是省教育厅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摸底考察，将选择部分条件成熟的幼儿园指定为省级示范幼儿园，让机关幼儿园去填摸底表。放下电话，卓小梅就去了市教育局。到幼教科填好表，刚出门，卓小梅就意外地碰上一位多时未见的中学同学。

那同学叫罗家豪，当年在维都中学读书时，跟卓小梅在一个班上待了好几年。

当年卓小梅是班上公认的才女，不仅成绩好，而且长相出众，气质迷人，被班主任老师戏称为“高贵的梅花鹿”。班主任老师姓厉，第一次跟班上同学见面时，她自我介绍说是厉害的厉，以后大家要小心她的厉害。这样的自我介绍很特别，班上的同学至今还记忆犹新。其实厉老师并不厉害，非常有亲和力，跟同学们很谈得来，要不她也就不会赠给卓小梅这么个雅号了。这样的雅号当然不是谁想获得就能获得的，卓



小梅除了名字中有一个梅字，还因为她太优秀，历老师喜欢她。中学里的女生好像永远只有两种人，要么脸蛋好看，成绩却一塌糊涂，绣花枕头一个；要么成绩优秀，长相却对不起观众，令人气绝。只有卓小梅两者兼而得之，实属难能可贵，所以明里暗里追求她的男孩不少。其中有三个男同学追得最猛，一个是秦博文，一个是魏德正，一个便是罗家豪。他们三个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所以才有底气敢追卓小梅。三个人的关系也挺铁的，经常在一起扎堆，被班上同学叫做什么三剑客。那时卓小梅心高气傲，不肯理睬他们。三个人便约好，一人给卓小梅写三封情书，谁能打动卓小梅，卓小梅便归谁了，另外两人自觉退出，仿佛卓小梅真是只梅花鹿，可以用绳子牵走似的。三个人的情书写得都不错，可比较起来，还是平时言语不多却不乏内秀的罗家豪写得最诚恳，卓小梅还差点真被他打动了。不过再浪漫的女孩都是实际的，尤其是在婚姻大事面前。所以罗家豪的情书尽管写得最好，可他来自乡下，高中没毕业就因家庭困难回了农村，卓小梅也就不可能下嫁给他。至于秦博文和魏德正，后来分别考取上海和省城的大学，毕业后一个进了企业，一个进了机关，都和卓小梅保持着联系。当时企业比机关待遇好，卓小梅权衡来权衡去，觉得秦博文出身书香门第，又毕业于上海的名牌大学，最后嫁给了他。

毕竟同学一场，又曾有过那么一段特殊的经历，这天卓小梅偶然碰上了高中毕业后一直没见过的罗家豪，自是备感惊喜和亲切。卓小梅不无兴奋地说：“原来是家豪，这么多年你哪里去了，今天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吧？”

罗家豪当然不是旧时的愣头青了，可在卓小梅面前还是有些腼腆，也不知是少年追求过卓小梅，至今还觉得难为情，还是过去的性格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好在他不再口拙，短暂的羞涩过后，便笑道：“还真让你说中了，我确实是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卓小梅没听懂罗家豪的话，开玩笑道：“莫非你成了出土文物？”罗家豪说：“那倒还不至于。这几年我的公司主要从事印刷业务，不少车间就放在地下室里，刚才我到几处地下车间转了转，所以你说我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点没错。”

说了一会儿话，卓小梅得走了。根据幼教科马科长的要求，她还要回去准备些申报示范幼儿园的附加材料。罗家豪要去送她，说自己的车就在坪里。卓小梅说：“你还是忙你的事去吧，我坐公共汽车回去就是。”罗家豪说：“也没什么急事，只是跟教育局有些业务往来，准备请他们的领导吃顿饭，好把旧账给结了。如今的黄世仁可没从前神气了，处处得求着杨白劳。好在杨白劳不会在乎黄世仁这点款子，跑不了的，送